宋板晦庵語録

晦庵先生語錄大綱領卷之五

禮樂

凡四條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

以上見廖德明錄

問衛君待子爲政一章先生曰其初只是名不正便事事做不得又云禮樂不興疑若在刑罰不中之後今何故云禮樂不興而後刑罰不中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興則刑罰宜其不中矣又曰禮是有序樂是和樂既事不成如

何得有禮樂

○以上見潘時舉録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況減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與反却是功用處否曰減是退遜收斂底意是禮之體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說舒散底意是樂之體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却要進一步着力做樂主其盈却須退斂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却進樂盈却反所以得情性之正因問如此則禮樂相爲用矣曰然

○以上見董銖錄

問成於樂注言樂有五聲十二律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不知聲音節奏之末如何便能使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曰人以五聲十二律爲樂之末若不是五聲十二律如何見得這樂便是無樂了五聲十二律有自然之和氣古樂不可見要之聲律今亦難見然今之歌曲亦有所謂五聲十二律方做得曲亦似古樂一般如彈琴亦然只他底是邪古樂是正又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曰如八音雖是許多折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

小大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和氣
不是各自爲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
已所以聽之可以和順道德者須是先有興詩
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

○以上見徐寓録

忠恕

凡十條

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

以上見廖德明録

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之意答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中庸言違道不遠是也忠恕功用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與仁字聖人渾然天理則不待推盡字與推字聖人不用若學者則須推故程子云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

違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中庸則說是下學上達又說是子思掠下教人說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大本達道也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此規模又別

方叔問忠恕一理似說中和二般荅曰和是已中節了恕是方施出處且如忠恕如何是一貫曰無間斷荅曰無物如何見得無間斷蓋忠則一纔推去便貫了此所以爲一以貫之如孔子安老懷少便是孔子之忠恕人不得與焉

○以上見余大雅錄

忠因恕見恕由忠出

問伊川云忠者天道恕者人道所謂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皆言之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謂之人道然此與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

或問到忠恕便是道如何又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是着力下工夫處夫子之道忠恕却不是恁地曾子借這个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學者之忠恕

○以上見李閎祖録

或言范忠宣公以恕已之心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已則連下句似未害先生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纔說恕已便不是若横渠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已與愛已不同大凡知道者出言自别此學者所以貴於知道

○以上見董銖録

忠恕一以貫之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

○以上見萬人傑録

天地變化是忠草木蕃是恕忠則一恕則萬狀恕如春不恕如冬

○以上見徐寓録

天地是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無爲底忠恕學者是求做底忠恕

○以上見沈僩録

忠信

凡三條

伊川謂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晦庵曰穩當分明

○以上見廖德明録

内積忠恕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終終之在着力守之

○以上見李閎祖録

忠信只是一字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爲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爲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

○以上見徐寓録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六

中庸 中和

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言在中之義如何曰是言在裏面底道理非必在中釋中字

問中庸二字孰重曰庸是定理有中而後有庸問或問中言中而無依則必在於倚如何是無依曰中立最難譬物如一物植立於此中間無所依着久必倒去問若要植立得在須是強矯曰大故要強立

○以上見廖德明録

伊川之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語甚好

○以上見余大雅録

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唯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

○以上見李閎祖録

中性之德和情之極

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

然如此纔着意要做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固是聖人不可及到得自去學時便恭而不安了此所以不可能横渠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中道不可識蓋顔淵之嘆也雖説得拘然亦自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説亦是此意否曰然

○以上見沈僩録

言行

凡言先須度是非可否果近於義而後言則其言可踐恐不近於義其言將不復

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充大

○以上見廖德明録

詖淫邪遁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故其辭詖而不平蔽則陷陷深入之義也故其辭放蕩而過陷則離離則開去愈遠故其辭邪離則窮窮則說不去也故其辭遁遁如夷之之言是也

○以上見李閎祖録

楊至之問敏於事而謹於言先生曰行常苦於不足言常苦於有餘

○以上見葉賀孫録

問察言觀色曰自家色如何觀得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只做自己工夫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則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

○以上見徐寓録

志意

凡二條

知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

○以上見李閎祖錄

問意者心之所發與情性如何曰意也與情相近

問志如何曰志也與情相近只是心寂然不動

方發出便喚做意橫渠云志公而意私看這自

說得好志便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志便有

作立意思意便有潛竊意思公自子細看自見

得意多是說私意志便說匹夫不可奪之心

○以上見葉賀孫錄

忿慾 喜怒善惡吉凶 見五條

問憧憧往來曰往來自不妨如日月寒暑皆是常理只憧憧字便閑了

○以上見廖德明録

晦翁曰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以上見余大雅録

問善惡程氏言善惡皆天理如何曰此只是指其近處言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本是善纔過便至於姑息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本是善纔過便至於殘忍故下面自云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

過或不及便如此

問吉凶者正勝者也至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其義如何曰正只是常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个是底故曰正夫一

○以上見陳文蔚録

遺書云治怒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懼之有

○以上見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六

晦庵先生語錄大綱領卷之七

賢者功用

凡二十八條

問向承教須一面講究一面涵養如車兩輪不可廢一先生云若只就文字理會不知涵養便是一輪不轉又問今只涵養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至處事差失柰何先生云未說到差處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因言聖人說格物二字便是聖人在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事處言語飲食無不是事莫不有天理人慾須是逐一

驗過雖在靜處亦須驗箇敬肆敬是天理肆是人慾居處須知恭不恭執事須知敬不敬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能由義由義便能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義以方外便能敬以直內

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體非就事物上見不得如作舟行水作車行陸今試以衆人之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見不能行陸也此之謂體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云今人多偏了只就涵養於

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得於靜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不能涵養是得於動無得於靜

湯之日新書云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盤銘取沐浴之義蓋早間盥濯子晚下汚垢又生所以常要日新

○以上見廖德明録

致知分數多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是只篤行一件是行言致言格是要見到盡處若理有未格處是於知之之體尚有未盡格物不獨仁孝慈敬信五者此是大約如說父子須有毋在更

有夫婦在凡萬事之理皆要窮但窮到底無復餘蘊方是格物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約不至於流遁失中

○以上見余大雅録

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立字所謂敬以直內是也

○以上見陳文蔚録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

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是未發時工夫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謹其獨此又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

伊川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此說極有味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

或問脩業德亦有進否曰進德只就心上言居業是就事上言忠信如惡惡臭好好色直是事事

物物皆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却脩辭立誠就事上理會所以居業也

進則日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

克己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己外別有復禮非閑邪外別有存誠

始條理是致知終條理是力行如中庸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與大學格物知至這是始條理如篤行與誠意正心脩身以下這是終條理

問安而後能慮曰先是自家心安了有些事來方始思量區處得當

○以上見李閎祖録

致知則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則雖在物而吾心之知已得其極也

問視聽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如何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礼之聲若入耳也過了只不可有要聽之之心古人於這處有以禦之如云姦声乱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礼不接心術

克己克勝也日用之間只要勝得他天理纔勝私欲便淸

周先生有主静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静止之體

洪範五事聽曰聰聰作謀聰屬金金有靜密意
思人之爲謀亦欲靜密貌曰恭恭作肅恭屬水
水有細潤意思人之舉動亦欲細潤聖人之所
以爲聖人只是動靜不失其時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

○以上見葉賀孫錄

問惡勇而无禮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何分
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无禮果敢是率然敢爲
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
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窒
者不論是非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也

格物是物物上窮其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

○以上見潘時舉録

問其次致曲是就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如何曰隨其善端發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正就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孟子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

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箇至所知田地雖行未至而心已至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力行進至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

走失故曰可與存義

問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先文而後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先行而後文何不同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

○以上見董銖錄

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

擇言是脩辭篤志是立誠大率進德脩業祇是事進德只就心上說脩業只就事上說

問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終終之是力行自今觀之固是如此然恐知至知終屬致知至之終之屬力行

○以上見楊道夫録

格物只就事物上求箇當然之理若水寒火熱水火之性自然如此只是尋箇當然處不必過求

○以上見沈僩録

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善道故能守死惟好學故能篤信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

君子之道孰以末爲先而可傳孰以本爲後而倦教蓋學者之質不同如草木之區別耳

○以上復見廖德明録

周先生只說一箇無欲也然此話頭高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字

上睫去庶幾執捉得定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

○以上見余大雅録

西銘要句句見理一分殊

○以上見陳文蔚録

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這只是天理聖人順之而已如老者安之是它自帶得安之理來朋友信之是它自帶得信之理來聖人爲之初無形跡

○以上見李閎祖録

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

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陜隘墮於一偏皆學者之大病也

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廣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如此而已矣

○以上見萬人傑錄

晦庵先生語錄大綱領卷之七

聖者功用 凡五條

問存誠過化集注云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也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大化之化有病則是過了者化物未過時却凝滯於此只是所經歷處才占着些便化也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此意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以上見廖德明録

林聞一問博施濟衆章先生云博施濟衆無下手處夫子故與之言仁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能以己之欲立者而立他人以己之欲達者而達他人其所爲出於自然此乃仁之體能近取譬者近取諸身知己之欲立欲達則亦當知人之欲立欲達是乃求仁之方

○以上見萬人傑録

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

○以上見楊道夫録

問程子曰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曰意在言表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物中見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然亦不離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

問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天道曰大槩只是無些子偏曲且如此心廣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自家立身更無些不當於理這便

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面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一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以上見

一致之理

或問易傳說感應之理謂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如何曰如日往則感得月來寒往則感得暑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無窮

程子云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途轍

○以上見陳文蔚録

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

○以上見李閎祖録

横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問一故神曰横渠説極好注云推行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

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箇要只推行于此之一耳

横渠云精義入神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

○以上見李閎祖録

經權 兄一條

問權者反經而合於道此語亦好曰若淺說亦不妨伊川以爲權便是經某以爲反經而合於道乃所以爲經如征伐揖遜放廢豈是常事但終是正也

○以上見李閎祖録

問堯舜禪受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変則謂之平常何耶曰事雖異常然皆合如此便只是常事如伊川説經權字合權處便即是經銖曰程易説大過以爲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聖人盡治人道如過於理是非先生曰是

○以上見董銖録

信順 凡二條

體信達順只是主忠行恕

體信是真實無妄達順是使萬物各得其所

○以上見楊道夫録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之印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八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九

明經

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一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金曰從革從而又能革也

○以上見廖德明録

敬之問說大人則藐之論語却說畏大人曰所謂藐者只是許多堂高數仞榱題數尺之類

血流標杵只緣當時恁地戰鬬殺戮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故說此然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相蹂踐

相殺

○以上見葉賀孫録

射不主皮蓋鄉射之時皆是習禮容之人未必皆是敢勇故聖人謂若以貫革爲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曰爲力不同科

皇極經世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

○以上見李閎祖録

問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和靜云是聖人純亦不已處據文蔚所見如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無適而非也今只言聖人純亦不已莫大拘曰亦不是拘他說未是陰陽升降

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占却陰分數

伊川解經極有意思如說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賀孫因問易聖人所以因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不離乎陰陽者蓋緣所以爲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曰陰陽是氣纔有此理便有此氣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事萬物何者

不出於此陰陽賀孫問此程先生所以說道天下無性外之物曰如云天地間只是箇感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剛過當爲悔柔過當爲吝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元亨利正譬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穗是利成實是正穀之實又能生循環無窮

艮其背只是言止人之四體皆動惟背不動取止

之義各止其所則恢然大公直方然後能大積習而至然後能不習無不利

謙之爲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伊川說人正其表儀以爲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某看卦意不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巳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曰盥

而不爲言其理下觀而化述其德

易比之九五聖人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一一委曲周旋纔恁地便滯於一偏況天理自不如此

問乾健坤順乾德行常易以知險坤德行常簡以知阻曰自上臨下爲險自下升上爲阻故乾無自下升上之義坤無自上降下之理

袁子節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先生云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

問十月何以爲陽月曰剝盡爲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

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
壑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一面生一
分到得十一月半陽始成也以此見天地無休
息處

問風行天上小畜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
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
能小畜之而已耳

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也然屯言
君子以經綸而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
緩意在它無所致力只是飲食宴樂屯是物之
始生象草未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

而出不無齟齬艱難故當爲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

問同人于郊曰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于郊是無可與同之人也取義不同自不相悖

問履彖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此是指九五而言然九五爻辭則云夬履貞厲與彖相反何耶先生曰九五是以剛居上下臨柔說之人故決然自爲而無所疑不自知其過於剛也

問乾道終始如何曰終始即四德也始於元而終於正以時成者各以時而成如潛見飛躍皆以時然皆四德之流行也

利物足以和義義中自有利使人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自無不利非和而何

正者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爲知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所以能立事

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九三一爻又似說學者事所謂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先生曰聖人亦是如此進德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亦然

問履卦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

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正厲有危象焉何也
先生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
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爲無所疑礙所
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爲戒深
矣

問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彚征吉亨蓋三陰在下各
以類進然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吉而亨蓋能
正則變爲君子矣又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
桑如何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
之象繫于苞桑則堅固不拔矣

凡險而能忍則爲需險而不能忍則爲訟能通其

變則爲隨不能通其變則爲蠱

問蠱剛上而柔下曰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爲蠱壞

又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言小有悔則無大咎矣言無大咎則不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無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體不爲無順而得正故雖悔而無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則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先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最分明九三有悔而無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

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

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因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先生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

艮其背靜而止也行其庭動而止也

老蘇云渙之六四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

〈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
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
蘇天資高又善為文章故此等說皆能達其意
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
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了都是理也不
見有已也不見有人却只是見理
元亨繼之者善也陽也利正成之者性也陰也
動而說成隨巽而止成蠱
明兩作離作起也如日然今日出了明日又出是
之謂兩作蓋只是這个明兩黃作非明兩乃兩
作猶水游至習坎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十

尚論聖賢

問顔子瞻忽事爲其見得如此所以欲罷不能先生曰只爲夫子博之以文約之以禮所以欲罷不能問瞻前忽後是初見時事仰高鑽堅乃其所用力處曰只是初見得些小未能無礙柰何他不得夫子又只告以博文約禮顔子便服膺拳拳勿失緊要是博文約禮問顔子後來用力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何故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曰到此亦無所用力只是博文約禮積久

自然見得

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見得未親切如有所立卓爾方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至不能似聖人從容中道也

子夏篤信聖人但看他言語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類便見得有緊把定底意思

參也魯竟以魯得之魯鈍則無走作

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曰堯是渾然舜却是就事上一一理會過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

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皆不待求之於外此心渾然都是仁義

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勿失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遷怒不貳過他只見箇道理如此它不曾自知道如此

正卿問顏子涵養之功多曾子省察之功多曰固不可如此說然顏子資禀極聰明凡是涵養得來都易知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之問爲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是他大段了得問爲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禮樂當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

得了

臧文仲人皆以爲知聖人說他既惑鬼神安得爲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蓍龜之地須有合當去處今文仲乃爲山節藻稅以藏之便是他心一向倒在卜筮上如何謂之知古說多道是僭若是僭則不止謂不知便是不仁了聖人只是主不知而言之

問顏子喟然歎一章果何所見曰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善誘人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如

有所立卓爾在前而自歎其峻絶着力不得也

問夫子多才藝何以能爾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才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與人不同如射亦然

問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曰横渠云志於仁而無惡此句最盡如樂正子自可欲之善入到美大聖神地位

顔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愧人之不能是與物共

致知格物博文也克己復禮約禮也

舜之語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

顔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顔子平生受用只是克己復禮四箇字

問齊魯一變伊川謂齊自威公之伯太公遺法變易盡矣魯猶存周公之法制看來魯自威公以來閨門無度三君見弑三家分裂公室昭公至於客死以至不視朔不朝聘與夫稅畝丘甲用田賦變亂如此豈得是周公法制猶存乎先生曰齊魯而來氣象已自不同看太公自是與周公別到威公管仲出來又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却全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却只是放倒了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

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爲是更何暇問推其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若威公管仲却無這意思

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見不曾聞得者疑其有隱而不知夫子坐作語默無不見這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洒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

顏子是就義理上做工夫子路是就事上做工夫曰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深潛純粹較別子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

程子曰周子每令求顔子樂處所樂何事夫天理之流行無一毫間斷無一息停止大而天地之變化小而品彙之消息微而一心之運用廣而六合之彌綸混融貫通只是這物事顔子博文約禮工夫縝密從此做去至於竭盡其才一旦豁然貫通見得分明只在前面其樂自有不能已者

父在觀其志嘗問若父有大段不是底事妨國害政者只得便改豈可必待三年曰若大段不是須便改或曰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

陰陽造化

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諸鼻息无時不噓吸

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不知變化二字以象形分言之是裒同說曰莫分不得下章說得分曉文蔚曰下章云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如此則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推此親切如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剛柔是体変通不過是二者盈虛消息而已此所謂変化故此章亦云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変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変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趨時又如言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便見吉凶厄交互処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

林黄中見論易有太極至八卦就一卦言之全体爲太極内外爲兩儀内外及互体爲四象又顛倒取爲八卦先生曰如此却是包不是生如晝時只是陰陽奇耦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方其爲太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

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是个賢人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爲難隱若然則何足以爲難曰子孫不能守吾之業而輕改之者多矣莊子乃能守之非難能而何故先儒以爲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守父之政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所以爲難能也

爲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
謂生若爲包則未有太極已有兩儀未有兩儀
已有四象未有四象已有八卦矣林又曰太極
有象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
無極之說何也先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
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
循環不息者立天地之大義陰陽循環如磨游
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

之紛擾也

太極中全是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以後方有

問無極而太極動而生陽太極動然後生陽則是以動爲主曰終動便生陽不是動了而後生這箇只得且從動上說起其實此之所以動又生於靜上面之靜又生於動此理只循環生去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又云先生太極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也蔡季通聰明看得出謂先生下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形而上者陰陽是氣形而下者然理無形而

氣却有迹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謂之無動靜

通書動靜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

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

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

鬼神

一九五條

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陰陽消息屈伸

問陽魂爲神陰魄爲鬼祭義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鄭氏曰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蒐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

眼躰也眼之光爲魄耳體也何以爲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知鼻之知臭舌之知味皆是知不可以知字爲鬼才說知便是主於心心但能知若甘苦鹹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鬼漸要散

問鬼附於躰氣附於鬼可如此乎否曰不是附鬼鬼是形氣之精英今且說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若人亦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鬼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返

陽魂爲神陰魄爲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
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
而方伸者爲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爲鬼陽主伸
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爲鬼
陽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
方伸者謂之神其既屈者謂之鬼既屈之氣亦
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
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
已此所謂錯綜言者也因問精氣爲物陰精陽
氣聚而成物此揔言神遊魂爲變蒐遊鬼降散
而成變此揔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

人者鬼神之會也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十